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照新志 第四卷

中興初政，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，得之陸務觀，雲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狩，文書悉皆散失，未必存於有司，因錄於左。然紹興中，趙鼎、張濬為左右相，嘗共啟於高宗，雲靖康之末，金人議立偽主，意在張邦昌，而退翁適在眾中，發於憤躁，掌上密書以示所厚，雲夷狄設意如是。坐有姦人，隨聲唱之，故及於禍。思陵惻然憐之。詔追復元官，錄其子孫。元牘雲：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尚書省劄子，臣僚上言：「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，昨三月初間，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，乞立張邦昌。拜大金賜詔畢，書立狀時，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張邦昌姓名，而齊愈執筆，奮然大書『張邦昌』三字，仍自持其狀以示四坐，無不驚駭。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，欺誑若此。聞左右時雍等實齊愈也。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，一時陛下未知其人邪佞，而朝廷未有人論，更乞聖裁。」七月八日同奉聖旨：宋齊愈罷諫議大夫，令御史台王賓置司根勘，具奏聞。今據王賓勘到：「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，未回，知孫傅承軍前，遣吳{乾乾}等將文字稱廢淵聖，共舉堪為人主一人。及知孫傅等乞不廢淵聖皇帝，不許，須管於異姓中選舉姓名通申。齊愈知孫傅等在皇城司集議，遂到本司，見眾官及卓子上文字，不論資次，管舉一人。齊愈問王時雍：『舉誰？』時雍曰：『金人令吳{乾乾}來密諭，旨意在張邦昌，今已寫下，只空姓名。』又看得元來文字，請舉軍前南官。以此參驗，王時雍言語即是要舉張邦昌。齊愈恐違時雍，別生不測，為時雍曾說吳{乾乾}密諭張邦昌亦欲蚤了圖出，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寫『張邦昌姓名三字，欲要於舉狀內填寫，卻將呈時雍，稱是；又節次備呈在座元集議官。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『張邦昌』三字，別寫申狀，係時雍等姓名，吩咐吳{乾乾}莫備將去。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。初蒙勘問時，懼罪隱下不招。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：『二月下旬間，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，見商議未定，即於本司廳前取紙筆，就卓子上取紙一片，書寫張邦昌三字，即不是文字上書，遍呈在坐，相顧失色，皆莫敢應，別無語言。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捋去，會即時起去。是時，只記得胡舜陟在坐，司業董道午間亦在坐，未委見與不見。其餘卿監郎官，會以到局未久，多不識之。』及根取元狀單子勘，方招。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：『昨金人迫脅張邦昌僭號，實非本心，已復歸舊班，其應幹供奉行事之人，並與放免。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，不分首從；勒犯惡逆以上罪至斬，依法用刑。宋齊愈合處斬除名。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，合從赦後虛妄，杖一百，罰銅十斤。情重奏裁。』同奉聖旨：宋齊愈身為士大夫，當守節義，國家艱難之際，不能死節，乃探金人之情，親書僭逆之名姓，謀立異姓以危宗社，造端在前，非受僞命臣僚之可比，特不原赦，依斷，仍命尚書省出榜曉諭。」吳江王{彳分}之孺云：唱之者楊願也，紹興中，附麗秦檜為簽書樞密院命矣。

夫近又得張枻敬夫記其父魏公濬語，益明其風指佐證之冤。今備書云：建炎元年，大人朝南京為虞部員外郎，時宋退翁齊愈為諫議大夫，舊相好也。南京庶事草創，就置三省於行宮，李公綱秉政月餘矣。一日，夜漏下，大人過退翁省中，見退翁笑曰：『今日李僕射有三箭，李公素有名譽，所建明乃爾！一欲盡括天下之馬；其二欲括東南民財，聽富室盡輸，不限以數；其三欲郡增置兵，大郡二千人，次千五百人。子以為何如？』大人曰：胡可行也？退翁曰：然。西北邊之馬，今不可得，今獨江淮以南耳，其馬可用耶？民財，第其等限而取之，猶恐其擾，況此可藝極耶？至於兵，假若郡增二千，月費十萬緡以養，今時州郡堪此耶？素有額者且不能滿，況外增耶？某方論其不可矣。復捧腹而笑，出其箭以示大人，大人曰：不可上也。退翁愕然曰：公知其箭已是不可，某論之而云『不可上，何也？』大人曰：宰相不勝任，論去，諫官職也。豈有身為相未幾，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，彼且獨不怒者？公欲論其不可相耳。退翁不樂，曰：吾故為其有虛名，但欲論此三事。既而語頗厲，大人即退臥省中，展轉曰：人雖至交，亦有不可言者。翌日，遇朝參，郎省亦入見，退翁上對。少頃出，過省門相遇，望見其有得色。前執手曰：適奏昨箭，上甚喜。大人搖首曰：恐公受禍自此始矣。退翁猶愜然而去。居四日而難作。張邦昌之挾賊以僭也，在金營議已定，今載於諸錄，可考驗也。退翁自會議所歸，遇鄉人問之，曰：今日金所立者誰？退翁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。而李丞相付獄觀望，以為退翁。丞相竟匿其稿，而執李會章論退翁死。李公旋罷相。後上亦聞其詳，惻然仁閱，復退翁官而官其子。己卯夏，枻侍旁聞之，敢私志云。見之《長編》靖康二年二月注。李忠定號為中興名相，而私意害人，亦復如是，與夫褚河南之譖劉洎，陸敬輿之短竇參，殆一律矣。白圭之玷，可勝歎喟。其後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，首以三事為言。

洪芻駒父等獄案，亦得之陸務觀，雲亦是省部散失史冊所遺者。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，尚書省送到侍御史黎確奏：準尚書省劄子，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：訪聞昨來京城圍閉，王府、主第及宗室、戚里之家，以至庶民，根括金銀，官司周懿文、王及之、餘大均、胡思、陳冲等，因緣為奸，隱匿財物萬數浩瀚，及聚飲歌樂，無所不為。士大夫負國至此，難以一例寬貸。可差黎確、馬伸就臺根勘，具奏聞奏施行。洪芻罷諫議大夫，張才卿罷刑部郎中，胡思、王及之、餘大均、周懿文、陳冲並先已放罷。今勘到具撮明白刑名下項：降受朝散郎、前太僕少卿陳冲，差往親懿宅抄劄，將王府果子喫用，摘花歸家，與內人同坐喫酒，令內人唱曲子；見牙簡隱匿，公然受犒賞酒，並錢將出，剩金銀，待隱匿人已收掌，未曾取。討絹六百一十五疋〔「討」疑為「計」〕。除輕罪外，準條監主自盜，合絞刑，賊罪處死，除名，該大赦原免，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，根勘聞奏。前大理卿周懿文抄劄景王府，喫蜜煎等，將摩孩羅、士女孩兒等歸家，受犒設酒，及喫官人酒果交觀〔「觀」疑為「勸」〕，計賊六疋六尺。除罪外〔「除」下疑脫「輕」字〕，準條行下合杖六十；公罪賊外，笞五十。不曾計到摩孩羅賊，如不滿百文，係城內竊盜，杖八十；如滿百文，杖一百，賊罪定斷議賊外，杖九十，罰銅九斤，入官。放罷。在赦前，合原朝議大夫、前刑部郎中張才卿差起發懿親宅金銀，喫內人酒果等，與內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喫酒，令內人張福喜唱曲子，受犒設酒，將抄劄扇兒、摩孩羅等歸家，受酒估賊，計絹八疋羅七尺。除輕罪外，準條與所部接坐，合徒二年；私罪官減外，徒二年半。罰銅三十斤入官。放朝散大夫洪芻差抄劄見景王府祇候人曹三馬，後囑託餘大均放出，將來本家同宿，顧作祇候人。準條監守自犯奸，合流三千里。私罪議減外，徒三年，追一官，罰銅二十斤，除名勒停。朝請郎、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劄金銀，見官屬將甯德皇后親妹追提苦辱，並不施行，及喫受沂王府婕妤位酒食，不鈐束覺察人吏，與鄭紳家女使嬌奴等私通。及犒設酒，根括金銀，買抵包換入己。計賊二十五疋。除輕罪外，準條係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，以盜論，合加徒流賊罪，追六官，除名勒停。朝散大夫、前司農卿胡思推擇張邦昌表內，添入諂奉語言，及抄劄棣華宅，有祖宗實錄借看，及罷館伴，不合借破馬，太僕寺差到，馬點數不見，是大王府公然乘騎；不見實錄十冊，認是親事官失去。除輕罪外，係不應為重，合杖八十，賊罪外，杖六十，先次據於照人說出逐人罪犯。朝請郎、前添差開封少尹餘大均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劄到金銀，與內人喬念奴並坐飲酒唱曲子，以賫首金銀為由，放喬念奴乘馬歸家，收養作祇候人；隱藏根括籠子一隻，寄金銀庫內，於內取出麝香二十臍，餘被府尹納了。除輕罪外，據內不佔到所盜麝香錢，如滿十貫，係監主自盜，加役流遠，追舉官，除名勒停。如滿三十五疋，合絞刑，賊罪除名。朝奉郎、主客員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劄，與內人曹氏等飲酒，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並坐，知餘大均、洪芻等待僱買曹氏等，放令逐便，請洪芻等筵會，令曹氏女使唱曲子。除輕罪外，準條，李彝係不應出謁而出謁，合徒二年，私罪追兩官，勒停。案後收坐，該赦原。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：餘大均、陳冲、洪芻情犯深重，論並當誅戮，各特貸命，除名勒停，長流沙門島，永不放還，至登州交割；張才卿實受文州別駕，雷州安置；李彝實授茂州別駕，新州安置；王及之實授隨州別駕，南恩州安置；周懿文實授隴州別駕，英州安置；胡思實授沂州別駕，連州安置。並依斷。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：關山不隔還家夢，風月猶隨過海身。竟沒於島上，又由婦人焉，死甚可哀，言之醜也，不欲宣之。有子栻，字仲本，亦能詩，為徐師川婿，嘗出知永州。

黃進者，本舒州村人。少為富室蒼頭奴，隨其主翁為父擇葬地於郊外山間。每葬師偕行，得一穴最勝，師指示其主雲：葬此，它日須出名將。進在傍默識之。是夕，乃挈其父之遺骸瘞於其所，主家初不知為何人也。已而逃去為盜，坐法黥流。又數年，天下

亂，進鳩集黨類，改涅其面為兩旗，自號旗兒軍，寇攘淮甸間，人頗識之。朝廷遣兵捕之，遂以眾降，制授右階。後累立戰功，至防禦使。

自紹興講和以來，金使經由官私牌額，悉以紙覆之，蓋常年之例也。隆興間，金使往天竺山燒香，過太學門，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幕太學二字。有直學程宏圖者，襮撲立其下，曰：太學，賢士之關，國家儲材之地，何歉於遠夷？」堅執不令登梯。吏以白於尹，尹以上聞，阜陵嘉歎久之，遂免。至今循之。宏圖後登第，上記其姓名，喜其有守，擢大理司直，遷丞而卒。宏圖，番陽人，詞翰亦佳，然使酒難近，人多忌之。

乾道中，趙渭礪老為臨安尹。時巨璫甘昇，權震一時，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，地連郡之社壇，昇欲取以廣其圃，礪老欣然領命。有州學教授者，入議狀，以謂戎祀國之大事，豈可輕徇閭寺之欲，易不屋之祭耶？力爭之，卒不能奪而止。忘其姓名，或云石門陸九淵，未知孰是焉。

錢處和，紹興〔「興」原作「熙」，據宋史卷三八五錢端禮傳改。〕甲子歲為明州通判，招魏南夫處賓館。史直翁乃南夫同捨生，偶罹橫逆拘係。適歲當行科舉，南夫為請於處和，處和憐之，懇太守始得就試，遂預首薦。明年，登進士第，調餘姚尉，復與南夫為代。其後二公皆登揆路。處和雖止參預，然常行宰相事。異哉！

思陵紹興乙亥歲，秦檜之殂，更化之初，竄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。此盛德大業，恥言人過，仁厚之風。合符昭陵。後來編纂《聖政錄》，適秉筆之臣，有托其間，群從者略而不書，是致讀者為之憤然。近修《實錄》乃用其徒弟位長史局，不但未必發明偉績，且使秦氏奸惡，殆將併捨，深用歎惋。

高抑崇閔，紹興中為禮部侍郎，忤秦檜，以本官奉祠四明及~YWGV;中。疾篤丐休致，且以書懇於秦，覬復職名，庶幾祿及後人。蓋是時有制，雖侍從未復元職，格其賞延故也。述其窮困之狀，言極激切。秦覽書，初亦憐之，呼侍書之僕來，詢其生計如何。而僕者強解事，乃為誇大之語，妄增其產業以白於秦。秦怒雲：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。竟寢其請。至秦亡，始追賁次對而獲恤典。

隆興初，有太學生張行簡者，臨安人也。嘗與同捨生遊西湖，俱大醉，委之而去，臥於大佛頭石像之陰。夜半，月色如畫，酒亦少醒。有素衣婦人者至其所，雲：妾家距此不遠，可同歸少歟否？生頷略之。至其舍，屋宇帷帳甚為雅潔，亦有使令之屬，逢迎悉如意旨，遂寓止焉。由是流連數日，燕飲甚歡，情意既洽，遂至忘歸。婦曰：君懷家否？往返當自若也。自是生時造之，益以膠固。生曰：吾家稍寬敞，可以偕往否？」婦曰：此亦不憚，但有所礙而不可入禁城，奈何！再三詢之，雲：君誠有意，可訪尋鴛鴦二枚，貼於錢塘門，即無所懼矣。生扣問為何物，婦曰：刑人之杖瘡膏藥醫也。生為經營得之。抱關者疑而問焉，生雲：有所厭勝而然耳。已而，婦果與之俱造其廬，亦無以異於常人。然自此多疾疢，日覺羸瘠。忽有道人至其門，見之，雲：君之所遇，乃草木之妖，若不捨之，必有性命之虞。」生惶懼，詢之，曰：此魅不敢過江，且亟往浙東避之即免。生從其言。挈囊登舟之際，婦人者跟跳戟手岸側而置。既次會稽，偶有同齋生延佇以處，自是日向安寧，出入起居如常。積是三閱寒暑，或有勉其還家者，且曰：歲月既久，魅必他往，不能為祟，可無所慮焉。生於是整棹西歸。方登石塘，婦已先在焉，喜氣可掬，遂與之同歸。不數月，生疾復作而死，竟不知為何怪也。

隆興三年，趙丞相汝愚，廷試第一。時外舅為刑部侍郎，臚傳既歸，明清啟雲：適曾稱賀否？宗室魁天下，今日創見，可謂熙朝盛事，禮宜慶。外舅擊節雲：班行中適無一人舉此，今無及矣。太息久之。

紹興乙卯，張安國為右史，明清與仲信兄在左，鄭舉善、郭世模從范、李大正正之、李泳子永多館於安國家。春日，諸友同游西湖，至普安寺。於窗戶間得玉釵半股、青蚌半文，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。各賦詩以記其事，歸以錄示安國。安國雲：我當為諸公考校之。明清雲：淒涼寶鈿初分際，愁絕清光欲破時。安國雲：仲言宜在第一。俯仰今四十餘年矣，主賓六人俱為泉下之塵，明清獨苟存於世，追懷如夢，黯而記之。

左與言，天臺之名士大夫也。其孫哀其樂章，求為序其後雲：政宣之際，文物鼎盛，異才並出。天臺左君與言，委羽之詩裔，飽經史而下筆有神，名重一時，學者之所敬仰。策名之後，籍甚宦途，屢彰美效，藹聞薦紳。著書立言，自託不朽。平日行事，蓋見之國子虞仲容所述志碑詳矣。吟詠詩句，清新嫵麗，而樂府之詞，調高韻勝，好事者尤所爭先快睹。豪右左戚，尊席一笑，增氣忘倦。承平之日，錢塘幕府樂籍，有名姝張足女名濃者，色藝妙天下，君頗顧之。如無所事，盈盈秋水，淡淡春山，與一段離愁堪畫處，橫風斜雨搖衰柳，及堆雲翳水，滴粉搓酥，皆為濃而作。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，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，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。倏擾之後，濃委身於立勳大將家，易姓章，遂疏封大國。紹興中，君因覓官行闕，暇日訪西湖兩山間，忽逢車輿甚盛，中睹一麗人，褰簾顧君而響曰：如今若把菱花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視之，乃濃也。君醒然悟入，即拂衣東渡，一意空門，不復以名利關心。老禪宿德，莫不降伏皈依。此殆與夫僧史所載樓子和尚公案，若合一契。君之孫文本，編次遺詞若幹首，名曰《筠翁長短句》，欲以刻行，求餘為序。筠翁，君之自號，與言其字，字蓋析其名云。餘既識之，服膺三歎，併為書此一段奇事。

紹興辛巳冬，完顏亮自斃於揚州。明年正月，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，明清實從行。至建康，與張安國會於郊外。安國之妹夫季瞻伯山、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途，皆士子也。是時得旨，令募童行往掙戰沒之骸於淮上，外舅從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。以二月六日，自採石共一大艦渡長江。是夏，孝宗即位，明清與伯山、德初俱以異姓補官，外舅、安國皆正席禁路，僧難悉祝髮為浮屠，想是日日辰絕佳耳。

歐陽文忠公詩云蘇子美挽詞奏邸冤誰與辨，高橋客死世通悲，以為用事親切，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。後來，紹興中，秦熺勢力鼎盛，嘗托其客陸升之仲高下問於明清。偶省記得見《吳地記》，後漢梁鴻客食吳門，死於高橋，而子美亦然，因以告之，熺甚以賞激。未幾，會之殂，熺亦逐矣。

紹興辛酉冬，仲信兄客臨安，嘗觀是歲南郊儀仗於龍山茶肆。忽一長鬚男子，衣青布袍，於稠人中歎息雲：吾元豐五年游京師，一見之後，不曾再睹。今日之盛，殆與昔時無異焉。仲信知其異人也，亟下拜，俛興已失之矣。

紹熙癸丑歲，明清任簽書南國軍節度判官，時括蒼蔣世修繼周，以獨座前資來為郡守。宣城舊例，每發軍食，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。是歲十二月散糧，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，逮至其門，見諸君聯車而出，悉有倉黃之狀。詢之。曰：通判周世修建議，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，群卒惡其陳腐，橫挺於庭，出不遜語，欲入白黃堂矣。且眾兵隨其後。明清亟止之雲：可復歸舊次。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諭之雲：僉判適自府中來，已得中丞台旨，令盡支新米。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，告以從權便宜之故。於是卒徒歡呼帖服，無敢嘩者。不然亦幾殆焉。蔣守由此遂相論薦，然露章中不欲及也。

汪彥章在京師，嘗作小闋雲：新月娟娟，夜寒江靜山涵門。起來搔首，梅影橫窗瘦。好個霜天，閑閉傳杯手。君知否？亂鴉啼後，歸興濃如酒。紹興中，彥章知徽州，仍令席間聲之。坐客有挾怨者，亟以納檜相指為新制，以譏會之。會之怒，諷言者遷之於永。

王綸字子霞。其家嘗有神降，自稱西華寶懿夫人，年二十餘，絕代之容也。其形或隱或現。有二詩以遺子霞，今錄於左：靈臺本清明，花木相葳蕤。宮深藏白日，金堂吐華輝。彈棋玉局寒，鬥草珠露晞。閨苑多美人，形飛心不移。醉眼憑春風，惟有蝴蝶知。如何忽相失，負我雲際期。而今兩鬢腳，迤邐秋婦絲。紫清泌消息，行雲住無時。世間若寂寞，空此隨盛衰。又云：洞境春色長，人間夜寒早。西真不翦天外花，東君自翦雲邊草。玉女鐸香香滿枝，碧玉養根紅落稀。青玉樓臺二十里，二十里花盡桃李。凌風人去鶴不還，萬年依舊瑤池水。闌干有曲通太無，寶井霞牽金韃韃。風回紫繖繡衣卷，流金影轉煙鸞孤。可憐世事杳難盡，至道雖元眉睫近。埃塵點染空自悲，此時不來來何時。字畫尤佳，今尚藏子霞所，雖置在李太白詩中，誰復疑其非耶。

靖康丙午〔「午」原作「子」，按靖康元年為丙午。〕，何文鎮〔「桌」，口內「一」為「宀」〕作相，敵騎初退時，議欲率

文武百僚拜乞乾龍節上壽，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為三表，才上，即允所請，後二表不復用。文縝與允迪東稱歎不已，且云：恨不果用，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士也。今列於後：

第二表雲：立為天子，肇興黃帝之英姿；請祝聖人，允執唐堯之謙柄。載陳悃悞，冀動淵衷。（中謝。）恭惟皇帝陛下，勇智生知，聰明性稟。東宮主器，盛德久孚於寰瀛；內禪膺圖，大計果安於社稷。厲精為治，側身修行，儉奉己而厚事親，寬禦眾而亟承祖。維震夙之令旦，萃普率之歡呼。五百歲為春秋，寧俯稽於南楚；一千年而華實，盍遠取於西池。何睿意之勿休，當綢繆而固拒。伏望昭一人之有慶，納萬壽之無疆。陋彼太宗，南向辭而必再；超乎孝武，中嶽呼而止三。幸賜俞音，式符公願。

第三表雲：節紀千秋，歸美游形於剡牘；享加三夏，隆謙再卻乎舉觴。效罄輿情，頗幹宸聽。皇帝陛下兆於變化，生而神靈。舉建已誕彌之辰，應流虹長髮之端。盡仁皇之忠厚，指乾元於向辰；有神祖之聰明，數同天於過信。正心誠意，勤邦儉家。地闢天開而除妖災，雷厲風行而成功治。龍樓問寢，欣西宮鳴蹕之還；虎符發兵，致北鄙控弦之遠。式全丕構，允謂中興。豈有首臨蘭殿之期，而當力拒華封之祝？伏望皇帝陛下，制行不以己，斂福用錫民。登五咸三，偉示慈之高宴；桑田東海，協稱壽之歡謠。罔違就日之懷，克受後天之算。

陳橋驛，在京師陳橋、封丘二門之間，唐為上元驛，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，藝祖啟運立極之地也。始藝祖推戴之初，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，遂如封丘門，抱關吏望風啟鑰。逮即帝位，斬封丘而官陳橋者，以旌其忠於所事焉。後來以陳橋驛為班荊館，為夷使迎餞之所。至宣和五年，因曾讜建言，遂命羽流居之，錫號曰鴻烈觀。俶擾之後，又不知如何耳。讜字徽言，魯公之曾孫，慥之父也。

宋咸茂錄雲：祖宗以來，殿試用三題，為以先納卷子、無雜犯者為魁。開寶八年廷考，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，藝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，而嗣宗勝焉，嗣宗遂居第一名，而以識為第二人。其後嗣宗帥長安，種放自從官歸終南山舊隱。一日，嗣宗往訪之，放命諸姪羅拜，而嗣宗倨受之，放以為非而誚焉。嗣宗怒雲：舍人教牧牛兒時，嗣宗已狀元及第矣。放曰：吾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？遂至忿爭。事既上聞，詔放徙居洛川以避之。已上宋錄中雲，蓋亦略見之《三朝史》矣。而司馬溫公《涑水紀聞》乃云：嗣宗與趙昌言角力而勝。昌言乃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，嗣宗廷試所爭乃陳識，溫公所紀偶誤焉。嗣宗是歲以橋樑渡長江為賦題，蓋當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耳。

蔡襄在昭陵朝，與歐陽文忠公齊名一時。英宗即位，韓魏公當國，首薦二公，同登政府。先是，君謨守泉南日，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，君謨按以贓罪，坐廢終身。拱之，望之表民同胞也。至是，既訟冤於朝，又撰造君謨《乞不立厚陵為皇子疏》刊板印售於相藍。中人市得之，遂幹乙覽，英宗大怒，君謨幾陷不測。魏公力為營救。事見司馬溫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錄，記之甚詳。君謨終不自安，乞補外，出官杭州。已而憂去，遂終。故魏公與君謨帖雲：尚抑柄用，此當軸者之愧也。親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。

先祖舊字子野，未登第少年日，攜歐文忠公書贊見王文恪於宛丘。一見甚青顧，雲：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，他日齊名不在我下。子野前已有之，當以我之字為遺。先祖遂更字曰樂道。今世多指為一人。先祖位雖不及文恪，而名譽籍甚於熙、豐、符、祐之時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婿，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，由是情益以稔熟。仲弓之弟即幼安，始名寧，後以有犯法抵死者，故易名襄，而仍舊字。靖康初，以知樞密院為南道總管，辟先人為屬，偕行。有《督勤王師檄文》，薦紳多能誦之。

秦檜初擢第，王仲山以其子妻之。仲山後避靖康諱，改名仲山。仲山樸魯庸人也，禹玉子。而鄭達夫，禹玉婿，達夫之室，蓋檜妻之親姑也。達夫當關，處以密州教授。翟公巽為守，前席之；代還，薦於朝，得學官。繼而夤緣鄭氏，中宏詞科。吳乾乾力薦其才學，除郎。靖康中，張邦昌使金，辟置為屬以行。邦昌使還，拜相，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，浸遷中司。金酋粘罕妄有易置君位，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，上書粘罕言甚不然，檜偶為臺長，列名為冠。酋怒，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。檜既陷金，無以自存，托跡於金之左戚悟室之門。悟室素主和議者也。凡經四載，乃授以旨意，得其要領，約以待時而舉，密縱之，使挈其妻航海南歸，抵漣水軍。敵始至淮上，既退，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領郡事。敵再至，遂殺超。敵退，眾復推超子禛領軍事，年方十八九矣。禛假舟至楚州，令典客王安道偕行，幾為郡守楊揆所斬，賴揆之館賓管當可掾之得免。時韓蘄王世忠駐軍高郵，會之不敢取道於彼，復自楚泛洋至會稽，入三江門。思陵方自溫明乘槎入越，暫以駐驛。富季申為中丞，露章乞遜其職於檜，上亦懷其前日之忠，即從季申之請。尋登政府，繼拜右揆，引公巽為參政，季申為右府。富、翟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。二公罷政，然悉存其職名，示以報德。檜乃建北客歸北，南人留南之策，蓋欲與悟室相應。大拂人情，遂從策免。故制雲：自詭得權而舉事，嘗聳動於四方；逮茲居位以陳謀，首建明於二策。罔燭厥理，殊乖素期。」禛職告雲：聳動四方之聽，朕志為移；建明二策之謀，爾材可見。投閑屢歲，呂頤浩、趙鼎、張濬前後為相，皆主戰者也。適鄴瓊以廬州叛，而德遠以弗績責。粘罕誅死。劉豫廢斥，悟室大用事。思陵興念疆場生靈，久罹鋒鏑，亦厭佳兵。檜起帥浙東，入對之際，揣摩天意，適中機會，申講和之謀，遂為己任焉。大契淵衷，繼命再相，以成其事。凡敵中按籍所取北客，悉以遣行，盡取兵權，殺岳飛父子，其議乃定。逮太母回鑾，臥鼓滅烽逾二十年，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。故洪光弼於稠人廣眾中，昌言室撻托其寄聲之語〔「室撻」原作「悟室」，所宋史洪皓傳、秦檜傳改。〕，切中其病，乃遭遠竄。及夫求表勳之後，挾金之勢，權傾海內，不知有上。鈐制中外，脅持薦紳，開告訐之門，興羅織之獄，士大夫重足而立。使其無死，奈何！後來，完顏亮舉國南寇，豕突兩淮，極其蹂躪。適有天幸，顏亮自斃，不然，殆哉！由檜之軍政弛備所以致此，檜之罪不可逃者也。紀之於帙，可不戒哉！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視儀執政。〔乾乾〕以滔天之罪，流於南州，既放逐，便卜居於章貢。以其婿曾慥作郡守，王安道為江淮守帥，以禛為觀察使，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，皆酬私恩也。